

中國文學批評史

二

羅根澤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文学批评史

二

罗根泽著

(原中华上编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环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8 字数 180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2,7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430 定价(七): 0.85元

目 录

第四篇 隋唐文学批評史

第一章 詩的对偶及作法(上)	3
一 对偶說的兴起	3
二 对偶及其他格律說的史料	5
三 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	7
四 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	12
五 元兢的六种对	15
六 崔融的三种对	18
七 皎然的八种对	19
八 总不对与首尾不对	21
第二章 詩的对偶及作法(下)	23
一 元兢的調声三术	23
二 佚名的調声术	24
三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	26
四 李嶠評詩格	28
五 王昌齡詩格一——十七勢	30
六 王昌齡詩格二——格律論	34
七 王昌齡詩格三——今本詩格及詩中密旨	36
八 皎然詩議	39
九 皎然詩式	41
十 佚名的詩文作法	45

第三章 詩与社会及政治	48
一 陈子昂的提倡风雅詩	48
二 李白的提倡古风	49
三 杜甫的兼取古律及倡导社会詩	52
四 元結的反对声律与提倡規諷詩	56
五 三位选家的意見	58
六 楊綰賈至梁肅及权德輿等的詩教論	61
七 刘嶸的先德后艺說与尙衡的文章三等說	66
第四章 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詩論	68
一 原因与动机	68
二 “朴察时政”与“洩导人情”	71
三 历代詩的优劣	74
四 乐府論	77
五 通俗与次韵	80
六 触忌与退轉	83
七 自我批評与自选詩集	88
第五章 史学家的文論及史傳文的批評	92
一 唐初史学之盛	92
二 文学为政治工具說	93
三 艳丽之毒	94
四 折中的文学論	96
五 天才与学力	97
六 文学史觀	98
七 史与文	102
八 史傳文的批評	104
九 刘知几的意見	106
第六章 早期的古文論	113
一 古文的兴起	113

二	李諤王通的攻击六朝文	114
三	唐初四傑的反对淫巧文	117
四	陈子昂与盧藏用的提出載道說	120
五	蕭穎士李华的宗經尚簡說	123
六	独孤及元結的折中意見	125
七	梁肃的提出文气与李邕的重視文辭	123
八	古文理論家之柳冕的文論	130
九	权德輿的二尚二有說	133
十	呂溫独孤郁等的天文說及人文說	134
第七章 韓柳及以后的古文論		159
一	韓愈的貢獻	139
二	道与文的关系	142
三	古文方法	143
四	“不平則鳴”与“文旁益工”	146
五	柳宗元的地位及其所言道之二病	147
六	学文的步驟与作文的态度	149
七	“得之难”及“知之难”	150
八	詩与文	152
九	刘禹錫的詩文分論	153
十	时人的見解与李翱的批評	154
十一	裴度对李翱重文說的抗議	158
十二	皇甫湜孙樵的怪奇主义	160
十三	沈亞之的改剏主义	163
十四	李德裕的自然灵气說	164

第五篇 晚唐五代文学批評史

第一章 文学論	169
一 自唐代社会变迁說起	169

二	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學說	170
三	杜牧的事功文學說	172
四	皮日休陸龜蒙的隱逸文學說	174
五	劉說羅隱的文章喪亡論	177
六	韓偓歐陽炯的香艷說	178
七	韋庄韋穀的清麗說	180
八	黃滔吳融等的反艷麗說	181
九	劉昫徐鉉的折中說	183
第二章 詩格(上)		186
一	詩格的兩個時代	186
二	五代試士的注重詩格及賦格	186
三	材料的獲得	188
四	王叡炙轂子詩格	190
五	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	191
六	齊己風騷旨格	191
七	虛中流類手鑑	193
八	徐衍風騷要式	194
九	徐寅雅道機要	195
十	王玄詩中旨格	196
十一	王夢簡詩要格律	197
十二	桂林淳大師詩評	199
十三	文或詩格	200
十四	保暹處囊訣	201
第三章 詩格(下)		203
一	旧題魏文帝詩格	203
二	旧題賈島二南密旨	205
三	旧題白居易金針詩格及梅堯臣續金針詩格	207
四	旧題白居易文苑詩格	209

五	旧題梅堯臣梅氏詩評·····	210
六	惠洪天廚禁籞及林越少陵詩格·····	210
七	已佚的詩格書·····	211
八	詩格總集——李淑詩苑英格·····	214
九	詩格叢書——蔡傳吟窗雜錄·····	215
十	賦格及文格·····	217
十一	反詩格的言論·····	219
第四章 詩句圖·····		221
一	詩句圖的淵源·····	221
二	李商隱梁詞人麗句·····	222
三	張為詩人主客圖·····	223
四	李洞集賈島詩句圖·····	224
五	宋太宗眞宗御選句圖·····	225
六	惠崇句圖·····	226
七	已佚的詩句圖·····	227
八	蔡傳句圖、續句圖及陳應行續句圖·····	228
九	高似孫選詩句圖·····	230
十	詩句圖的評價·····	231
第五章 詩品及本事詩·····		232
一	司空圖的志業與詩筆·····	232
二	詩境的建立·····	233
三	二十四詩品·····	234
四	比喻的品題及其來源·····	238
五	文字以外的風格·····	241
六	文人之詩與詩人之文·····	242
七	孟榮本事詩·····	243
八	續本事詩三種·····	244

第 四 篇

隋 唐 文 學 批 評 史

第一章 詩的对偶及作法(上)

一 对偶說的興起

我們知道中国的詩歌是以唐代为最盛的，又知道唐代的詩歌，其古詩只是承繼，律詩与絕句詩才是那时的創造。律詩与絕句詩的創作方法，最主要的是对偶。

唐代之講求詩的对偶及其他方法，其历史之来源，自然出于周顒沈約及以后的四声八病說。在第三篇第五章第一节，我曾經說：“沈約等所定的文学上的音律，分积极建設与消极避忌兩方面。积极建設的是四声，消极避忌的是八病。”四声的作用，在建設“宮羽相变，低昂舛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則后須切响”的詩文；八病的作用，則在破除与此相反的毛病。惟周沈以至其后的六朝时人，对消极避忌方面，已能定出具体的方法；对积极建設方面，則始終只有“若前有浮声，則后須切响”的籠統原則。直到差不多二百年以后的唐人，才发明了具体的方法，就是对偶。自然我們沒有忘記六朝也有对偶說，如文心雕龙丽辞篇云：“丽辞之体，凡有四对：言对为易，事对为难，反对为优，正对为劣。”（詳三篇八章五节）但对偶說与声病說各不相侔，未能打成一体。（刘勰提倡自然的声律，对八病从未提及）至唐代才混而一之，其所謂对偶，不惟有“义”的作用，且有“声”的作用。“义”的作用是虛实自对，“声”的作用是平仄互对。

至六朝时人所以只能发明避忌的具体方法，而不能发明建設的具体方法者，以无论任何事务与学术，消极的破坏易，积极的建設难，所以在文化的转变之前，例先有破坏，随后才有建設。我們明白了这种历史演进的路程，則六朝时人的四声八病說之只能完成消极的避忌，未能完成积极的建設，是很自然而不足奇异的了。

消极避忌一方面，其屬於“声”者，六朝时人已說得纖悉周备，所以唐人不用再来饒舌；假設饒舌，也大半是反面的冷嘲热諷——如皎然詩式詆“沈休文酷裁八病，碎用四声。”而講求避忌者，則大半由“声”病，又推及“形”病、“义”病。关于这，已在第三篇第五章提前論述了。

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指导，至唐人所以順受而不进攻者，自然是由于唐代的社会經濟与政治制度。唐高祖太宗兩世，內而削平群雄，外而攘伐羌夷。据新唐書外国傳贊：“北擒頡利，西灭高昌烏菴，东破高丽百济，威制夷狄，方策未有也。”社会經濟由日趋稳定，而日趋繁荣。尤以貞观永徽之盛，史家至比之三代。朝廷之上，优游无事，天子群臣，詩酒倡和，其所产生的“閣台体”的詩歌，当然要句酌字斟的講明对偶及其他格律。加之以詩賦取士，詩賦为士人的唯一出路，而应試的作品，又大半考究形式，不多管內容。由是六朝所傳下来的声病說，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成了时髦的学问；青胜于藍，不仅承受了六朝的“前有浮声，后須切响”的籠統原則，又发明了虛实自对、平仄互对的具体方法。

六朝的声病說，固重在詩(那时所謂文)，亦及于文(那时所謂笔)；对偶說更是詩文并重。唐人的对偶說与病犯說則大体只限于詩，渺及于文。这是因为六朝时的詩与文，虽各有自己的途路，而文漸同于詩；唐代則詩日趋于对，文日趋于散，对偶与病

犯的巨手，自然不易伸展到文的園地了。

二 对偶及其他格律說的史料

初盛唐講对偶的格律，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講体势比兴的格律，只有中唐以提倡社会詩的緣故，对格律不甚重視。以今所知，只有几种講賦的書，如張仲素（宪宗时翰林学士）賦樞三卷，范傳正（宪宗时光祿卿）賦訣一卷，浩虛舟賦門一卷（以上見新唐書藝文志文史类），白行簡賦要一卷（見宋史藝文志文史类），紇干俞（元和中进士）賦格一卷（見宋志及崇文总目文史类、通志藝文略文史类）。另外就是白行簡制朴三卷（同上），刘蘧（不知是否中唐詩人）应求类二卷，大概是講科举文的。至講詩者，只有开晚唐五代詩格先声的姚合詩例一卷和賈島詩格一卷（見新唐志）。以上諸書，今皆散亡。至行世有賈島二南密旨一卷（詳五篇三章一节），白居易金針詩格三卷（同上三节），文苑詩格一卷（同上四节），都是后人偽作。所以較之初盛唐的人談对偶，晚唐五代的人談詩格，相差远甚。（惟秘府論引有佚名的調声术，詳下章二节）所以初盛唐是講对偶的时代，中唐是講詩的社会使命的时代，晚唐五代以至宋初是講詩格的时代，这是我們应当首先划清楚的。

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講求詩格，俟后詳論（詳五篇二、三兩章），現在只述初盛唐的講求对偶。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东卷論对类所述有二十九种对，大半都是唐人之說。序云：

或曰：文詞妍丽，良由对囑之能；笔札雄通，实（疑此下夺一字）安施之巧。若言（疑夺一而字）不对，語必徒申；韵而不切，煩詞枉費。元氏云：“易曰，‘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’書曰，‘滿招損，謙受益。’此皆圣作切对之例也。况乎庸才凡調，而对而不求切哉？”

余覽沈陆王元等詩格詩式等，出沒不同。今弃其同者，撰其异者，都有二十九种对，具出如后。其“賦体对”者，合彼“重字”、“双声”、“叠韵”三类，与此一名；或“叠韵”“双声”，各开一对，略之“賦体”；或以“重字”属“联绵对”。今者开合俱举，存彼三名。搜覽达人，莫嫌煩冗。

所称王盖即王昌龄，元盖即元兢（所引元氏說盖亦即元兢說），都是唐人。至沈陆似指沈約陆厥，但沈約陆厥皆无詩格詩式書。且一則那时揣摩声势，不另講对偶。二則那时以“文”名“詩”，不应以“詩格”名書。新唐志載元兢宋約詩格一卷，宋志文史类只題“元兢詩格”，无“宋約”二字。宋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別集类則有沈約詩格一卷^①，不列六朝詩集之中，而列唐人李洞集賈島句图之后，似系后人譜的沈約詩的格律，不是沈約所作詩格。新唐志宋約詩格的“宋”字如是“沈”字之誤，則作者为元兢。以沈陆例，当亦后人所作。就是这种推测不对，无论如何，沈約陆厥不会有講对偶的詩格書；講对偶的詩格書，大概作始于唐人吧？

此序虽言及笔札，而篇中所論，实只限于詩（偶尔及于文，但极少）固然他提到“文詞”，但那是因为欲尽“对屬之能”，所以不得不以“笔札雄通”，对“文詞妍丽”耳。

二十九种对的目录上，“十二曰平对”右旁，注云：“右十一种，古人同出斯对。”“十八曰鄰近对”右旁，注云：“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腦。”“二十六曰切側对”右旁，注云：“右八种出皎公詩議。”“二十九曰总不对”右旁，注云：“右三种出崔氏唐朝新定詩格。”合計共二十八种，其“总不对”一种，无所附丽。初疑古人同出斯对的十一种，为十二种之誤。后知不然者，十二曰平对，十三曰奇对，二者相反相成，当同出元兢髓腦，才比較合理；若以“奇对”

① 文史类尚載有沈約文苑一卷。

屬元兢，以“平對”屬泛指的古入，那不惟是折散鴛鴦譜，且恐不合事實。以故還是不自作聰明，妄事推測，讓“總不對”無所隸屬吧！

沈約陸厥既沒有講對偶的詩格書。則所謂“古人”大半都是唐人，而元兢、皎公、崔氏，或亦在內。惟既標為“古人同出”，則元兢、皎公、崔氏，皆不得據為私有，而其產生的時代，或者比元兢、皎公、崔氏還早些，所以他們能以承用。

三 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

十一种对的名稱及解釋如下：

一、的名對——“又名正名對，又名正對，又名切對。”“的名對者，正也。凡作文章，正正相對：上句安天，下句安地；上句安山，下句安谷；上句安東，下句安西；上句安南，下句安北；上句安正，下句安斜；上句安遠，下句安近；上句安傾，下句安正：如此之類，名為的名對。”“或曰：天地、日月、好惡、去來、輕重、浮沈、長短、進退、方圓、大小、明暗、老少、兇傳、俯仰、壯弱、往還、清濁、南北、東西：如此之類，名正對。”（引號內為秘府論原文，下同。）

我于前節說同出十一种对的古入，或者也包括元兢、皎公、崔氏，于此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証明，就是秘府論引元兢曰：“正對者，若‘堯年’‘舜日’。”且据此知名“的名對”為“正對”者，元兢就是其中的一人。

二、隔句對——“隔句對者，第一句與第三句對，第二句與第四句對：如此之類，名為隔句對。”且看他所舉的詩例：

昨夜越溪難，含悲赴上蘭；今朝逾嶺易，拖笑入長安。

再看他的解釋：

第一句“昨夜”（原作昨日，疑誤）與第三句“今朝”對，“越溪”與

“逾嶺”是對；第二句“含悲”與第四句“拖笑”是對，“上蘭”與“長安”對，并是事對，不是字對：如此之類，名為隔句對。

此種對，後世又名為“扇對”，所以嚴羽滄浪詩話稱“扇對”又名“隔句對”。

三、雙擬對——“雙擬對者，一句之中所論，假令第一字是秋，第三字亦是秋，二秋擬第二字；下句亦然：如此之類，名為雙擬對。”此亦須看他的詩例及解釋：

夏暑夏不衰，秋陰秋未歸，炎至炎難却，涼消涼易追。

釋曰：

第一句中兩“夏”字擬一“暑”字，第二句中兩“秋”字擬一“陰”字，第三句中兩“炎”字擬一“至”字，第四句中兩“涼”字擬一“消”字：如此之法，名為雙擬對。

但雙擬對似乎有三種，上所述者是最普通的一種，另一種如他所舉詩例：

可聞不可見，能重複能輕。

又云：

議月眉欺月，論花頰勝花。

釋曰：

上陳二“月”，隔以“眉欺”；下說雙“花”，櫛諸“頰勝”；文虽再讀，語必孤來，擬用雙文，故生斯号。

最普通的一種是一句之中，第一第三同字，以擬第二字；此所舉例，前者是第一第四同字，後者則是第二第五同字。

還有一種是他引有界說的：“或曰，春樹春花，秋池秋日；琴命清琴，酒迫佳酒；思君念君，千處萬處：如此之類，名曰雙擬對。”此所列例句皆四言，未悉只以此講明何謂雙擬對，抑雙擬對亦可施用于“文”？社會是連鎖的，任何一種轉變，都不能自某一年代或某一時期，戛然去舊而布新。以故唐初的對偶說，當然為詩

而設，但文亦不妨偶尔采用。惟吾人若据此謂唐人的对偶說，亦同于六朝的声病說，施及一切詩文，便犯了以偶概常的錯誤了。

四、联綿对——“联綿对者，不相絕也。一句之中，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，即名为联綿对。但上句如此，下句亦然。”所引詩例，有：

看山山已峻，望水水仍清，听蟬蟬响急，思卿卿別情。

第二字第三字固是重字，但第二字上屬，第三字下屬，中間断而复續，所以說“不相絕也”。惟“或曰：朝朝、夜夜、灼灼、菁菁、赫赫、輝輝、汪汪、落落、素素（泽案，当为索索）、蕭蕭、穆穆、堂堂、巍巍：如此之类，名联綿对。”則联綿对有兩種說法：前者是“不相絕也，一句之中，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。”后者則凡重字皆曰联綿对。所以他所引詩例，还有此下一种：

霏霏斂夕霧，赫赫吐晨曦，軒軒多秀气，弈弈有光仪。

序文云，“賦体对者，合彼重字、双声、叠韵三类。”又云，“或以重字屬联綿对。”（見前节）但二十九种对中，有賦体对、双声对、叠韵对，而无重字对。盖重字对或以單为一种，或以入賦体对，“或以重字屬联綿对。”如“霏霏斂夕霧，赫赫吐晨曦”之类，实是重字对，惟以“或以重字屬联綿对”，所以联綿对遂有了兩種，而重字对遂省掉了。

五、互成对——“互成对者，天与地对，日与月对，麟与凤对，金与銀对，台与殿对，楼与榭对，兩字若上下句安，名的名对；若兩字一处用之，是名互成对，言互相成也。”詩例如下：

天地心間靜，日月眼中明，麟凤千年貴，金銀一代榮。

則所謂“天与地对，日与月对”云云者，是天与地相連自对，日与月相連自对，而又天地与日月兩句相成，所以名互成对。

六、异类对——“异类对者，上句安天，下句安山；上句安云，

下句安微；上句安鳥，下句安花；上句安风，下句安树：如此之类，名异类对；非是的名对，异同比类，故言异类对。”此对意义甚明，不必选录诗例了。

“元氏云：‘异对者，若“来禽去兽，残月初霞”，此来与去，初与残，其类不同，名为异对。异对胜于同对。’”据此，元兢不名为“异类对”，而名为“异对”。名此为“异对”，与名“的名对”为“正对”，正相对也。

元兢谓此对“胜于同对”（同对詳五节），秘府论亦云：“但解如此对，并是大才，籠罗天地，文章卓秀，才无拥滞。不问多少，所作成篇，但如此对，益诗有巧。”而于的名对则云：“初学作文章，须作此对，然后学余对也。”的确“天”对“地”，“山”对“谷”的的名对是很容易的，同时也很捱板的；异类对，类既不同，又须要对，所以困难，非“大才”莫办，参错成章，难能可贵，故觉别有风味了。

七、赋体对——“赋体对者，或句首重字，或句首叠韵，或句腹叠韵，或句首双声，或句腹双声：如此之类，名为赋体对。似赋之形体，故名赋体对。”此所言虽只五种，例所示则有九种；重字、叠韵、双声各有句首、句腹、句尾三种：

1. 句首重字：曩曩树惊风，丽丽云蔽月，皎皎夜蟬鳴，朧朧曉光发。

2. 句腹重字：汉月朝朝暗，胡风夜夜寒。

3. 句尾重字：月蔽云丽丽，风惊树曩曩。

4. 句首叠韵：徘徊四顧望，悵悵独心愁。

5. 句腹叠韵：君起燕然戍，妾坐逍遙楼。

6. 句尾叠韵：疎云雨滴瀝，薄霧树朦朧。

7. 句首双声：留連千里宾，独待一年春。